

王彬
wang bin bin

我的文学观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流氓的变迁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王兆胜
wang zhao sheng

我的文学观
超越与局限
困惑与迷失
作家与评家
谈 20 世纪文学的价值失误

赵勇
zhao yong

我的文学观
骨灰盒里的秘密
从小说到电影：《手机》的硬伤与软肋
——使男人——，使女人——
文学在炒作中走向前台？

吴俊
wu jun

我的文学观
顾中的王安忆
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
沫批评
们时代的精神症状

博 瑾
jin

我的文学观
冷眼旁观京剧节
平民视角与波普手法——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纵横谈
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解读话剧《切格瓦拉》
“故事新编”与“万家灯火”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

中国工人出版社

肖鹰
xiao ying

我的文学观
后现代文学的统治
文化批评与非象征——表现性写作
当前中国诗歌缺少什么？
海子死了

黄发有
huang fa you

我的文学观
自我重复：媒体时代的文学病毒
文学期刊与 90 年代小说
文学出版与 90 年代小说
宏大梦魇与平衡游戏

邵燕君
shao yan jun

我的文学观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残酷以“酷”流行
大师的“大家”，还是大众的“大家”
“综合化”与“专志化”

刘川鄂
liu chuan e

我的文学观
论池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家明星化
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
唠叨风格与恶俗趣味

李建军
li jian jun

我的文学观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病象及其他
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
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

李建军 编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

李建军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李建军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08-3339-3

I. 十…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360 号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

李建军 编

出 版: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燕荣 毅健

策划设计: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10-858455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16

字 数:368 千字

印 张:26.5 印张

定 价:33.00 元

书 号:ISBN 7-5008-333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不从的精神与反对的自由（代序）

李建军

1

不从的精神与反对的自由（代序）

对中国当代批评的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普遍而严重的情形是，我们的批评家极其巧滑地与作家维持着一种互利性的共谋关系。他们——作家与批评家——相互之间恬不为怪地进行话语抚摸。他们互相吹捧，你说我是“大师”，我说你是“天才”；你说我“与时俱进，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我说你文章写得好，“随便说出来的话，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捞到了好处，但他们的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学腐败现象，我们亟需那种坦诚、认真、负责任的批评。

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必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批评与广告的批评、商贾的批评、拍马的批评及流氓的批评最根本的区别，表现在展开批评时的精神姿态上。真正的批评是主人式的批评，而不是奴隶式的批评。它把“不服从”当作具有首要意义的精神



原则，把“反对的自由”当作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对真正的批评来讲，基于自由精神的“不从”和基于理性自觉的反对，乃是批评赖以展开的前提。因为，只有保持不从的清醒，批评家才能摆脱他者或外部力量的裹挟，才能保证人格的独立和判断的有效；同样，只有以“反对”的姿态介入，批评家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性的，才有可能发现那些容易被简单的“认同”忽略或遮蔽的问题。

如此说来，真正的批评家就是那种始终保持反对精神和独立姿态的批评家。面对复杂、纷乱的文学现象，他拒绝随顺和盲从，拒绝服从市场的役使，拒绝依从权力的询唤。他宁愿做一个怀疑者和提问者，做文学病象的观察者和诊断者，通过对事实的发现和分析，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他爱真理，同情弱者，反抗一切压抑性的力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真正的批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虽然用严格的尺度衡量，我们很难说中国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我们确实有勇于谈问题、敢于讲真话的批评家。他们不怕干犯名流，不怕触怒、得罪那些已经获得巨大的声望资源的“著名作家”。虽然他们的批评文字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或那样的不足，但是，你从他们的文字中看不到上下其手的捣鬼，看不到险恶刻毒的侮蔑，看不到世故圆滑的投机，看不到互相吹捧的交换，看不到骑墙居中的两可之论，看不到不关痛痒的温吞之谈，看不到毫无定见的执中之说，看不到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言。像王彬彬对残雪、余华、金庸、王朔及“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批判，像王兆胜对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的局限、困惑与迷失等问题的揭示，像吴俊对王安忆及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的分析，像肖鹰对消费时代“无心的风景”等后现代文学文化症候的研究，像赵勇对文学商业化和娱乐化病象的反思，像傅谨对当代戏剧问题的审视，像黄发有对90年代期刊和出版状况的考察，像邵燕君对文学评奖等当下文学现象的剖析，像刘川鄂对池莉作品及作家明星化等流行文化现象的质疑……所做的都是“剜烂苹果的工作”，显示了一种独立、自由、认真、负责的批评精神。

有些人对这些批评家盯住“著名”作家不放很不理解，总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别有所图。那些针对“著名”作家的尖锐批评，被有些人不假思索地当作“秀宝”，当作“酷评”，当作“地震”，当作居心不良的“自我炒作”，当作“黑马”甚至“黑狗”的“炮轰子”。这实在是不应该有的误解。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批评倘若是正常的，就必须首先研究那些著名作家的问题，而不



是回避他们的问题，更不是替他们文过饰非。法国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在回答自己为什么批评高乃依的时候说：“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而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在他看来，“谁若不能看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我想，这也许正是那些严肃的批评家绝不宽假地批评所谓的“著名”作家的原因。

是的，伏尔泰说的是真理。但我们的尴尬在于，这个时代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文学上的“伟大人物”。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精神样相极为复杂的写作群落，是一群声闻过情而又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和文化控驭力的“著名作家”。这群著名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陷于一种我在批评《怀念狼》时界定的“消极写作”状态（参见拙文《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所谓“消极写作”，在我看来，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具有主宰性的写作模式。它有这样一些特点：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不仅如此，事实上，消极的写作通常还是缺乏他者意识和纪律感的写作，是反文化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它追求一种消极的快感体验：咂摸着颓废的滋味，陶醉于残忍的想象，满足于无聊的调侃。它靠大胆的粗俗和浅薄的机智来吸引读者，这样，它带给读者的就不是美感，不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让人习焉不察的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用王国维的话说，它带给读者的不是优美或壮美，而是“眩惑”，是以“甜食蜜饵”或“玉体横陈”来满足人的低级欲望。王国维对这种制造“梦幻泡影”的文学深恶痛绝，在《红楼梦评论》中怒不可遏地说：“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然而，我们不但没有这样的愤怒，反而根据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把那些带给人混乱的眩惑感的消极写作者，当作自己时代的文化英雄和文学上的成功者。

事实上，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与消极写作完全不同的写作，与眩惑的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即积极的文学：它把文学当作一种与人类生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事业，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这种积极的文学，就是德·昆西在《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一文中所讲的“力量的文学”。这种“力量的文学”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它作用于人的情感，“能够使得正义、希望、真理、仁爱、复仇



等等理想在人的心灵中复活”。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力量，赋予一部作品不朽的生命。昆西的观点极有价值，他正确地说明了给“力量的文学”带来力量的因素是什么。

不错，你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时代的消极的文学和眩惑的文学辩护。你会说：难道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充满浮躁、颓废、堕落、混乱的景观吗？既然如此，文学“随物赋形”地将其写出难道还有什么过错吗？是的，有过错。因为，用“生活”为作家的任性和不负责任辩护，是在文学批评上常见的懦夫做派和奴隶性格。文学写作并不是“生活”奴役下的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向生活显示精神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自觉行为。写作与其说是对残缺的生活的随顺和认同，不如说是对它的质疑和拒绝。因此，仅仅从外在的层面写出“生活”所是的样子，并不能使一部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并不能使一部作品充满巨大的精神力量。文学的力量，来自于作者的远远高出“生活”之上的人格气度、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我们时代的种种消极的写作和眩惑的文学之所以缺乏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满足于与生活保持一种异化性质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而缺乏质疑并超越现实的内在自觉和道德激情。换句话说，只有当作家摆脱外在生活的裹挟，勇敢地向生活显示自己的独立精神和道德立场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伟大的文学，我们的心灵才有可能感受到雄强的力量，也才有可能体验到诗意的激情。

1925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的“题记”中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后来，又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鼓励青年要大胆地说真话，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是的，只有说真话，我们才能与别人一起生活，也只有“毫无忌憚”地说真话，我们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才会有真正伟大的文学。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坚持“不从的精神”，守护“反对的自由”，通过发出“真的声音”，捍卫文学的价值和批评的尊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文学清扫出一条鲜花盛开、馨香盈袖的道路。

2004年6月11日于北京



目 录

李建军

- 不从的精神与反对的自由(代序).....(1)

王彬彬

- 我的文学观.....(3)
-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4)
-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18)
- 流氓的变迁
——谈王朔与“大院文化”.....(29)
-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36)
-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41)

王兆胜

- 我的文学观.....(49)
- 超越与局限
——论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50)
- 困惑与迷失
——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61)



作家与评家.....	(80)
谈20世纪文学的价值失误.....	(84)

赵 勇

我的文学观.....	(91)
骨灰盒里的秘密	
——冯氏贺岁片的文化解读.....	(92)
从小说到电影：《手机》的硬伤与软肋.....	(101)
——使男人____，使女人____	
——由“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引出来的话题.....	(109)
文学在炒作中走向前台？	
——关于“文学先生”与“文学女士”的调查报告.....	(113)

吴 俊

我的文学观.....	(125)
瓶颈中的王安忆	
——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	(126)
90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	
——关于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	(135)
泡沫批评.....	(148)
我们时代的精神症状.....	(151)

傅 谨

我的文学观.....	(157)
冷眼旁观京剧节.....	(158)
平民视角与波普手法——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纵横谈...	(163)
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解读话剧《切·格瓦拉》.....	(170)



“故事新编”与“万家灯火”.....(181)

肖 鹰

我的文学观.....(191)

后现代文学的统治

——一个中国跨世纪的文化症候.....(192)

文化批评与非象征—表现性写作.....(206)

当前中国诗歌缺少什么?.....(215)

海子死了.....(220)

黄发有

我的文学观.....(225)

自我重复·媒体时代的文学病毒.....(226)

文学期刊与90年代小说.....(235)

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245)

宏大梦魇与平衡游戏.....(258)

3

目

录

邵燕君

我的文学观.....(265)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现实主义畅销书”生产模式分析.....(266)

残酷以“酷”流行

——“卫慧复制棉棉现象”与“青少年亚文学”的生产.....(281)

大师的“大家”，还是大众的“大家”

——从“大家·红河奖”的评选看“民间奖”的市场化倾向.....(296)

“综合化”与“专志化”

——“市场化”转型中文学期刊的两种改版模式.....(308)



刘川鄂

我的文学观.....	(331)
论池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332)
作家明星化	
——90年代流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学现象.....	(341)
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	(346)
唠叨风格与恶俗趣味	
——池莉市民题材小说的审美特征.....	(350)

李建军

我的文学观.....	(359)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病象及其他.....	(360)
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	
——评《废都》.....	(371)
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评《尘埃落定》.....	(384)
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	(403)
新文学改良宣言(代跋).....	亚伯拉罕(412)

王 彬 彬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等。

在《钟山》、《文艺争鸣》、《南方文坛》、《长城》、《粤海风》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曾获《文艺争鸣》和《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王 彬 彬



我的文学观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流氓的变迁

——谈王朔与“大院文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

我的文学观

王彬彬

在我看来，文学应该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应该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一个优秀的作家除了具有审美的敏感外，还应具有思想家的品格和学者的素养。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总体上是很让人失望的。

常有人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其实，首先应该谈论的是当代中国作家缺什么。我以为，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精神、缺灵魂。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但总体上看，这个群体的精神质量不高，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是一种很显眼的现象。更有甚者，以侏儒化和庸人化为荣。

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必然导致思想的贫困化。作为这“三化”的典型表现，便是作家普遍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种紧张关系。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对当今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们要么缺乏感觉，要么开口便错。经过或长或短的磨合，他们与市场之间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他们惬意地生活着，惬意地“书写”着，惬意地赚取着，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

当文坛上多的是这种“三化作家”时，文学缺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



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王彬彬

4

王
彬
彬

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二者尽管有种种差异，但我却能从两人小说中看到一种相同的看待现实人生的眼光。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垃圾堆与屠宰场总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二者都很丑恶肮脏。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当我说余华的小说世界是人与人相互残杀的屠宰场时，并不完全是在使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在他的小说《古典爱情》中，就详细地写了在大饥荒的岁月里，人怎样被饭店当作菜人活割出售）。无论是残雪还是余华，写出的都是人性的邪恶、凶残，写出的都是相互敌视、相互残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二者的相同，主要还不在于描绘了相同的人间风景，而在于对待



这种风景的相同的态度。面对人性的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在我看来，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因为认定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所以也就认可了人性和人类生存的现状，承认这种现状存在的合理性，与这种现状握手言欢；第二种是面对这种现状痛心疾首，苦苦探索着这种现状能否被改变以及怎样才能改变；第三种则是即使认定这种现状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也决不认可这种状况，决不与这种现状妥协，而是永远对这种现状发出怪鸱般恶毒的诅咒。古今中外，以各种艺术手法揭示人的本性邪恶、凶残，描写人类生存状况丑恶、肮脏的作品，可谓多矣。但可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描写态度而将这一大类作品大体分成三小类。残雪和余华的小说无疑同属这一大类，这一点有目共睹。而我在下面将试图说明，二者的小说还同属于三小类中的同一小类。

把残雪和余华分别与鲁迅相联系，都已有人做过。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发表后，有人认为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期待的“真的恶声”。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发表后，有人也因此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实际上，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似，并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是整体性的。鲁迅在许多小说中，也同样关注了人性的阴暗残忍，也同样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鲁迅也同样看到了残雪、余华所看到的人世风景。这是两位当代小说家与鲁迅之间的相同之处。然而，鲁迅看待同一风景的眼光，却与两位当代作家迥然有异。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同，是不难被人们重视的，但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异，则是更不应该被人们忽视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首先对残雪、余华进行比较，然后再将二者与鲁迅对比。与鲁迅的对比，将使我们看到，残雪、余华的小说是否就是鲁迅所呼唤的“真的恶声”。

—

残雪有一部中篇小说名曰《苍老的浮云》，余华有一部中篇小说名曰《世事如烟》。一是云，一是烟，二者都寓意人间世态，二者都把种种人事写得如烟般既清晰又飘忽。残雪与余华的小说，也正如云与烟一般相似。

在《苍老的浮云》里，残雪写了邻居之间、夫妻之间、父子女女之间、情夫情妇之间、同事朋友之间的日常关系，这种关系是那样卑琐丑恶。人与人，哪怕是亲人与亲人、情人与情人之间，都相互窥视，相互怀着恶毒的意念，都不能相互怀有丝毫爱意，不能相互怀有丁点儿高尚美好的感情。在虚汝华心中，曾有过几次美好高尚的感情萌生，但这种感情始终强盛不起来。这几次

稍稍美好高尚一点的感情都是因既是邻居又是情夫的更善无而生。当情夫来时，看见自己喝汤时弄在胸前的两大块油渍，“她忽然觉得羞愧起来，这是一种陌生的情绪，为什么呢？大概是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小事吧，她记不得了。”羞愧，对于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的确是一种十分罕有的感情；而且羞愧，对于人类来说，也永远是一种可贵的感情。类似的感情，在虚汝华心中还有过几次，但都一闪即逝。虚汝华自己就嘲笑、轻视、鄙弃这种稍稍美好、高尚、可贵一点的感情。有一次，虚汝华在更善无面前诉说自己的痛苦时，“带点儿撒娇的语调，连她自己听着都皮肤上起疙瘩”。虚汝华在情人面前自然而然地撒娇，而同时又厌恶于自己的撒娇，觉得这是令人作呕的。我们看到，虚汝华心中这种稍稍美好、高尚、可贵一点的感情，在残雪的小说世界里，宛如巨大的垃圾堆上的一朵小花。垃圾堆是广大无边的，是臭气熏天、苍蝇密布的。而在这样的垃圾堆上，居然开出了一朵小花。对此，小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热烈地赞美这朵花，用满腔热情去浇灌这朵花，用无限怜惜去精心保护这朵花，让她长期开放，并且越来越硕大，越来越鲜艳，在肮脏腐臭中，显露着美丽和散发着芬芳。也就是说，把这种心灵中存在着的花朵般美好高尚可贵的感情作为一种与人性中的邪恶凶残相对抗的力量。如果是这样，那么，残雪的小说将会给人别一种感受。即使仍然写了那么多的肮脏丑恶，即使仍然把人间世界写成广大无边的垃圾堆，只要有这样一朵小花傲然独立，就会令人在肮脏丑恶中仍看到美好，在刺鼻臭气中仍嗅到芳香，在刺骨寒冷中仍感到温暖，在悲观失望中仍看见希望。然而，残雪没有采取这种态度。面对广大无边的垃圾堆上瘦弱凄然地开着的一朵小花，残雪不是让无边的垃圾显得可鄙可笑，而是让这朵小花显得可鄙可笑；不是认为无边的垃圾是一种不合理不真实的存在因而应该灭亡，而是认为这朵小花是一种不合理不真实的存在因而应该灭亡；不是用这朵小花去否定无边的垃圾，而是用无边的垃圾来否定这朵小花。说到底，这朵垃圾堆上的小花是无根的，是被人硬插在上面的，因而残雪要把它拔除。然而，被残雪之手拔除的这朵花是谁的手插上去的呢？也是残雪之手。残雪在广大无边的垃圾堆上插上一朵花又拔除了它。这表明残雪一方面希望有这样一朵花，另一方面又对它的真实性发生怀疑。这种对人性中显露出的美好高尚可贵的一面既珍爱又怀疑的心态，在残雪的别的作品中也有所表露。例如，在《天堂的对话》（之三）里，有这样的句子：“每次你不由自主地吻了我的嘴唇，我就说：‘亲爱的’。只要我说了这句话，我马上变得苍白而冰凉，然后左右环顾，躲开想象中的黄蜂。”这里表示的，是对自我的爱情的深刻的怀疑。自己就怀疑自己爱情的真实性，自己就对自己的这种爱情感到厌恶可笑。这同《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对待自己